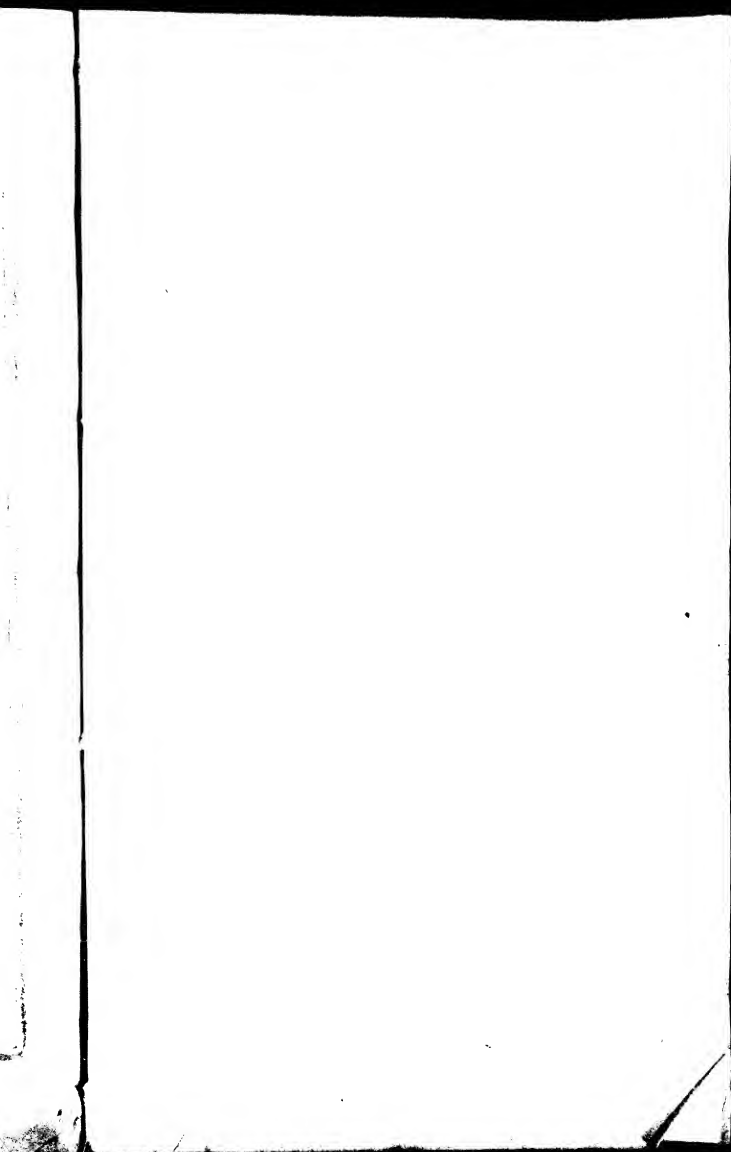


說帖

4994.5
0146E

哥倫比亞大學
中文圖書館藏



江西司道光十年分卷一

查審理人命案件務須嚴追致死根由是否有心殺
害方可依律定擬不得任聽兇犯狡飾之詞草率完
案致滋輕縱此案李孔辰與周博司俱係乞丐李孔
辰與乞伴羅名魁王緒泰孫德臣在山僻空廟住宿
周博司亦往廟內歇宿李孔辰言及欲往新建一帶
求乞央周博司帶挈照應周博司答稱新建地方係
其占定乞食地毆不容越地往討致相爭鬧周博司
拔刀向戳李孔辰奪刀丟棄周博司將李孔辰扭住

李孔辰用手抓傷周博司項頸左右並咽喉食氣噪
周博司鬆放拾刀李孔辰將其扯住令羅名魁檢拾
麻繩幫同將周博司兩手反縛欲拉出廟周博司吵
鬧不行李孔辰取出草繩縮成活結套入周博司項
頸牽走周博司臥地辱罵李孔辰背負繩頭往外拖
拉致繩結收緊羅名魁等喊阻李孔辰放手與羅名
魁等解救周博司業已氣閉殞命李孔辰畏罪令羅
名魁等幫同私埋旋經破案該撫將李孔辰依鬥毆
殺人律擬絞監候羅名魁等依聽從抬埋之人例分

別擬以徒杖等因具題臣等詳核案情李孔辰與周
博司均係因貧求乞周博司既可越境前來該犯亦
何難越界前往何必定央周博司帶領即用博司不
允該犯亦何致遽令乞伴將其兩手反縛並自用繩
套其項頸用力拖拉弊端已非確寔且供招內俱稱
因繩結收緊連忙放手解救而原勘該屍咽喉上尚
繫有綰圈草繩二道週圍平繞兩手腕各有麻繩反
縛是所稱放手解救全屬捏飾况屍身項頸左右咽
喉等處俱有抓傷正係被勒掙抓情形其為捆縛勒

斃尤屬顯然查該犯等丐伴四人聚集山僻空廟死者隻身獨往投宿即被勒斃別無証佐見聞尤難保無圖財謀命別情該撫並未訊詳輒憑該犯等避就供詞率行議結供勘既不相符罪名有闕出入臣部未便率覆應令該撫另委賢員研訊確情按律妥擬具題到日再議

河南司

查例載詐充各衙門差役嚇詐忽爭毆故殺被詐之人者均照罪人殺所捕人律擬斬監候又聞毆殺人者不問手足他物金刃並絞監候各等語此案周大漢因知林守先堂弟林元勳充當保正老寔可欺起意假充糧差往囑林元勳脩給飯食林元勳索看差票周大漢答以未曾攜帶林元勳料係假差向斤林守先從旁幫護致相詈罵林守先即用木扁担毆傷周大漢額顱右手腕周大漢情急拾凳回毆適傷林

河南司

周大漢

守先願顛倒地殞命該撫以林守先並非被詐之人
將周大漢照鬥殺律擬絞監候具題臣部查閱林守
先生供及林元勳供招內俱稱林守先與林元勳係
堂弟兄並未供明係何服制及是否同居如果林守
先與林元勳係分居各度並不共財林守先因幫護
堂弟被毆身死方可謂非被詐之人將該犯依聞殺
問擬若林守先與林元勳係同居共財則該犯向林
元勳嚇詐飯食與向林守先嚇詐無異不得謂林守
先非被詐之人即不得寬該犯以拒捕之罪該撫並

未訊明林元勳與林守先係何服制是否同居共財
輒將周大漢依鬥殺律擬絞殊屬含混罪閔斬絞出
入臣部未便率覆應令該撫另委賢員研訊確情按
律妥擬具題到日再議

卷之四

山東司

查律載聞毆殺人者不問手足他物金刃並絞監候
又例載子犯姦父母縱容袒護被人毆死者將犯姦
之子擬絞監候又為人後者於本生父母有犯仍照
律定罪各等語此案李存柱因邵三縱容其子邵高
生與伊妻王氏通姦氣忿尋毆用刀砍傷邵高生倒
地邵三出向袒護該犯又用刀將邵三砍扎致傷身
死查邵三於其子邵高生與伊妻通姦雖係縱容袒
護咎有應得究不得為該犯之罪人向來辦理擅殺

之案俱係死者身犯姦盜及律例內載明應以擅殺
論者方以擅殺定擬其餘殺死偶有過犯之人概不
得濫行牽引該撫將李存柱依擅殺定擬罪名雖無
出入引斷究未允協應即更正李存柱除擅傷姦夫
平復例得勿論外應改依聞毆殺人者不問手足他
物金及並絞監候律擬絞監候卽高生因與李王氏
通姦致縱容袒護之本生父被本夫毆扎斃命雖該
犯業已出繼有犯仍應依例問擬應如該撫所題卽
高生除與李王氏通姦枷杖輕罪不議外合依子犯

姦父縱容袒護被人毆死者將犯姦之子擬絞監候
例擬絞監候俱秋後處決該撫疏稱李王氏

云

云

山東司

李存柱

冬
蟬
館

浙江司奉

戴

大人交核浙江省咨繆慕勳主使繆慎保等勒死罪
犯凌遲之胞姪繆雲孫一業職等查此案繆慕勳係
繆雲孫期親服叔繆慎保係繆雲孫總麻服姪繆諒
孫係繆雲孫總麻服弟繆雲孫因母老繆邵氏不欲
食餅向其吵鬧繆雲孫輒用繩將母老繆邵氏勒死
繆慕勳因繆雲孫允逆恣激起意處死令妻繆李氏
並繆慎保繆諒孫帶撒手脚亦將繆雲孫勒斃該撫
以繆雲孫罪犯凌遲繆慕勳等將其勒斃例無專條

咨部示覆等因查期功尊長殺死罪犯應死卑幼擬杖一條例內渾言應死卑幼所包者廣即凌遲斬絞同一應死逆倫為匪同一犯法不得於死罪之內復為區分是繆慕勳殺死罪犯凌遲之胞姪自應按例擬杖不得曲為輕減至繆慎保繆諒孫俱係已死繆雲孫總麻卑幼聽從繆慕勳將繆雲孫勒死雖繆雲孫係罪犯凌遲之尊長而卑幼向無擅殺尊長之例有犯仍依本律問擬即謂聽從殺死行同梟獍之尊長而服制中最輕之總麻卑幼未便悉予寔抵亦只

可仍依服制本律定擬酌量比照殺姦之例聲請減
流庶於執法之中已寓矜全之意謹另擬稿尾呈

閱 是否仍俟

鈞 定後交司遵辦

查律載謀殺總麻以上尊長已殺者皆斬不問首從
又例載期親以下尊長殺死有罪卑幼之案如罪犯
應死者為首之尊長俱照擅殺應死罪人律杖一百
聽從下手之犯無論尊長凡人各杖九十各等語此

案繆慕勳係繆雲孫期親服叔繆慎保係繆雲孫總麻服姪繆諒孫係繆雲孫總麻服弟繆雲孫因母老繆邵氏不欲食餅向其吵鬧繆雲孫輒用繩將母老繆邵氏勒死繆慕勳因繆雲孫允逆忿激起意處死令妻繆李氏並繆慎保繆諒孫幫撒手脚亦將繆雲孫勒斃該撫以繆雲孫將母老繆邵氏勒死律應凌遲該犯已被繆慕勳等勒斃應判屍示衆惟繆慕勳等罪無正條例內致死應死卑幼一條下文有卑幼為匪字樣是所謂罪犯應死係尋常為匪應死之罪

而言若犯至逆倫尤不可以尋常死罪概論繆慕勳
及聽從帶撇之繆李氏應否原其忿激之情竟予勿
論抑或因其不行報官致重犯倖逃顯戮酌議不應
輕咎至繆慎保繆諒孫俱係繆雲孫總麻卑幼聽從
帶同撇按查尊長致死為匪卑幼例內並無卑幼聽
從下手之文謀殺總麻尊長律應不問首從皆斬禮
由義起法貴準情自應畧名分而從末減叅觀例內
聽從毆斃毆詈父母之期親兄弟一條因死者蔑倫
隨本改流亦因倫紀為重則服制從輕今以總麻卑

幼聽從尊長擅殺勒斃母命之人死者之蔑倫既甚
於毆詈從犯之服制更殺於期親以彼例此應格外
從寬更無疑義且期親卑幼迫於尊長之命毆斃並
未犯罪之尊長傷輕者例內亦止科傷罪期親如此
總麻更輕繆慎保繆諒孫二犯應否酌量問擬不應
重杖或比照致死為匪卑幼例內聽從下手之尊長
凡人擬杖九十之處例無專條罪閑出入應如何擬
罪之處咨部示覆等因查期親尊長殺死罪犯應死
卑幼擬杖一條例內渾言應死卑幼所包甚廣即凌

國

遲斬絞同一應死逆倫為匪同一犯法不得於死罪之內復為區分蓋卑幼雖犯死罪尊長豈得擅殺轉使蔑倫允狠之徒倖逃

法故例應滿杖而聽從下手之尊長凡人亦僅得減一等既原義忿之情仍懲擅殺之罪自不得再為輕減至此條例內並無卑幼聽從下手之文則其仍照各本律例定擬例意顯然且叅觀他例如卑幼圖姦有服親屬被尊長忿激致死在場幫毆有傷之犯係死者有服卑幼仍照卑幼不得殺尊長之例依毆故

殺尊長本律定擬夾簽請

旨又

捉姦殺死有服尊長及尊長強姦被殺若係本宗總
麻仍照毆故殺本律擬罪隨本聲明分別減流則聽
從尊長謀殺罪犯應死之總麻尊長其不得輕於尊
長凡人逗擬不應重杖亦不得比於尊長凡人僅擬
杖九十尤可隅反至聽從毆斃毆詈父母罪犯應死
期親兄弟隨本減流一條係指聽從毆斃而言卑幼
迫於尊長之命毆斃尊長業內下手傷輕之卑幼止
科傷罪一條亦指僅止幫毆而言均非有心致死與

此案情節迥不相同況夾簽諸例皆係指定所犯事由及服制等差辦理更難牽涉惟查卑幼殺死總麻尊長之案除殺姦之外向無夾簽之例如因尊長罪犯應死即由貸卑幼謀殺之誅固於名分有乖而總麻服制最輕若悉抵行同梟獍之命亦與情法未協自應仍依服制本律定擬比照殺姦之例聲請量減擬流庶情法兩得其平而名分亦昭慎重相應咨覆該撫作速按例妥擬具題到日再議可也

年
明
經

貴州司奉

戴

大人交核貴州省咨罰賠盜贓應俟獲盜後再行按
例分賠一案職等查盜劫之案事主一經具報地方
官即應立予嚴緝盜犯既不致遠颺而贓物又可期
全獲倘獲犯稍遲所劫之贓盜犯俱已花費無存事
主不免苦累故定有地方官罰賠之例然必係獲犯
後將事主報失之物令盜犯認明贓數方可依例罰
賠若犯未弋獲僅據事主所開贓數統令地方官罰
賠易啟奸徒捏報之弊貴州省歷年辦理罰賠盜贓

俱以事主呈報犯未弋獲即令地方官罰賠不特與
例義不符抑且開奸徒以竊報強以少報多之漸今
該省咨請照例以獲犯之後分別贓數多寡再令地
方官罰賠核與定例及檢查各省罰賠盜贓之案相
符應如所咨辦理惟該省咨稱犯已弋獲贓未全獲
之案毋庸罰賠之處係屬錯誤謹另擬稿尾及抄錄
各省辦理案由呈

閱是否恭俟

鈞定後交司遵辦並傳知各司通行畫一辦理

查例載盜刦之案查出盜犯名下資財付物俱給事
主收領其有已經獲犯而原贓未能起獲數在一百
兩以內者著落地方官罰賠如數百兩至千兩以上
者令地方官罰賠十分之一二尋常竊案不在此例
等語是盜刦之案事主一經具報地方官即應立予
緝拏庶盜犯不致遠颺而贓物可期全獲倘獲犯稍
遲所刦之贓俱已花費無存事主不免苦累故定有
地方官罰賠之例然必係獲犯後將事主報失之物

令盜犯認明贓數方可依例罰賠若犯未弋獲僅據
事主所開贓數概令地方官罰賠易啟奸徒捏報之
弊今該撫咨稱黔省歷年每將未經獲盜之案依事
主原報贓數或未及百兩或百兩以上令地方官分
別罰賠寔與定例不符且黔省刁民捏報盜劫及浮
開贓物之案事所常有若不待獲犯即予賠贓奸徒
轉得自為得計請俟獲犯之犯再行分別罰賠等因
核與定例及他省辦理罰賠盜贓之案相符應如所
咨嗣後俱以獲犯後分別贓數多寡有無起獲再行

着落地方官按例分賠至盜犯已獲而原贓或僅獲
一半或僅獲些微其未獲之贓若不令地方官罰賠
則事主仍不免苦累且例內將已經獲犯原贓未能
起獲之案分別罰賠如數及罰賠十分之一二已於
責成之中仍寓體恤之意自應照例辦理所有該撫
議將已獲盜犯原贓未能全獲無論未獲贓數多寡
一概毋庸罰賠之處應毋庸議惟黔省罰賠盜贓既
經辦理歧異恐他省亦有似此悞會者應通行各省
一體遵照定例畫一辦理相應咨覆該撫可也

卷之四

直隸司

查例載刁徒無端肇衅平空訛詐欺壓鄉愚致被詐
之人因而自盡者絞監候等語此案林泳貴因徐懷
之伯徐枝茂用價將伊伯林文攬種敬思保地畝倒
與永遠承種立有契據代字人王漢三因自將名字
誤寫王三漢用手勾剔更正迨徐枝茂身故徐懷接
種交租嗣敬思保將租差價賣與蒙古長青為業長
青意欲加租徐懷措給大錢十千文言明往後照舊
交租林泳貴聞知因不知是當是賣迨長青向徐懷

索契查看因均不識字令劉金泰宣念劉金泰將代
字人王漢三順口誤念為王三漢並稱係屬死契林
泳貴素知代字人係王漢三今契載稱王三漢即聲
言係屬假契欲行贖回徐懷分割劉金泰細看即將
勾剔原委向其分晰林泳貴欲圖乘機訛賴佯為不
知定欲贖地並以不令回贖必欲控告之言向徐懷
嚇唬長青乘勢亦欲向徐懷加租遂稱地契係徐懷
假捏如欲承種此地定須加租徐懷被侮氣忿携刀
趨至林泳貴門首自扎肚腹殞命該都統將林泳貴

趨至林泳貴門首自北肚腹殞命該都統將林泳貴

於刁徒平空訛詐被詐之人因而自盡絞候例上量
減擬流長青於林泳貴流罪上減等擬徒等因咨部
臣等查林泳貴一聞徐懷增給長青租錢即索看伊
伯倒與徐懷家地契其意圖挾詐已屬顯然即有劉
金泰誤念契內代字人名一節當時業經劉泳泰將
勾剔原委向伊分晰且言明係屬死契其為並非徐
懷假捏毫無可疑該犯因欲乘機訛賴輒佯為不知
嚇逼贖地長青亦欲乘勢加租以致徐懷被逼難堪
赴該犯門首自戕身死詳核案情在死者並無不合

直隸司、

林泳貴

在該犯事出無因正與無端肇衅平空訛詐之例脗
合該都統將該犯等量減擬以流徒寔屬輕縱案閱
訛詐逼命罪名出入懸殊臣部未便率覆應令該都
統另行照例妥擬咨覆到日再行核覆

直隸司

查道光五年四月間前任廂黃旗滿洲都統英 等
會奏嗣後旗人犯竊即行銷除旗檔如罪止笞杖姑
念初犯免其刺字仍得復為良民若改入民籍後再
犯及罪至徒流以上者再行刺字又道光六年五月
間直隸總督那 奏請嚴定直省竊盜之例議將竊
盜初犯四次以上再犯三次以上結夥已有四名並
持有兇器刀械計贓罪止杖枷者一經拏獲於責刺
後加繫鉄桿一年各等因奏准遵行在案又查例載

旗人初次犯竊即銷除旗檔除犯該徒罪以上者即
照民人一體刺字發配外如罪止笞杖者照律科罪
免其刺字後再行竊依民人以初犯論等語此案幅
喜係旗人雖初犯行竊四次而計贓罪止擬杖按例
止應銷檔免刺俾得復為良民與犯該徒罪以上應
照民人一體刺字發配者不同亦與尋常竊盜初犯
計贓擬杖即應責刺發落者有別自應照律科罪免
刺毋庸加繫鉄桿相應咨覆該都統查照辦理可也

四川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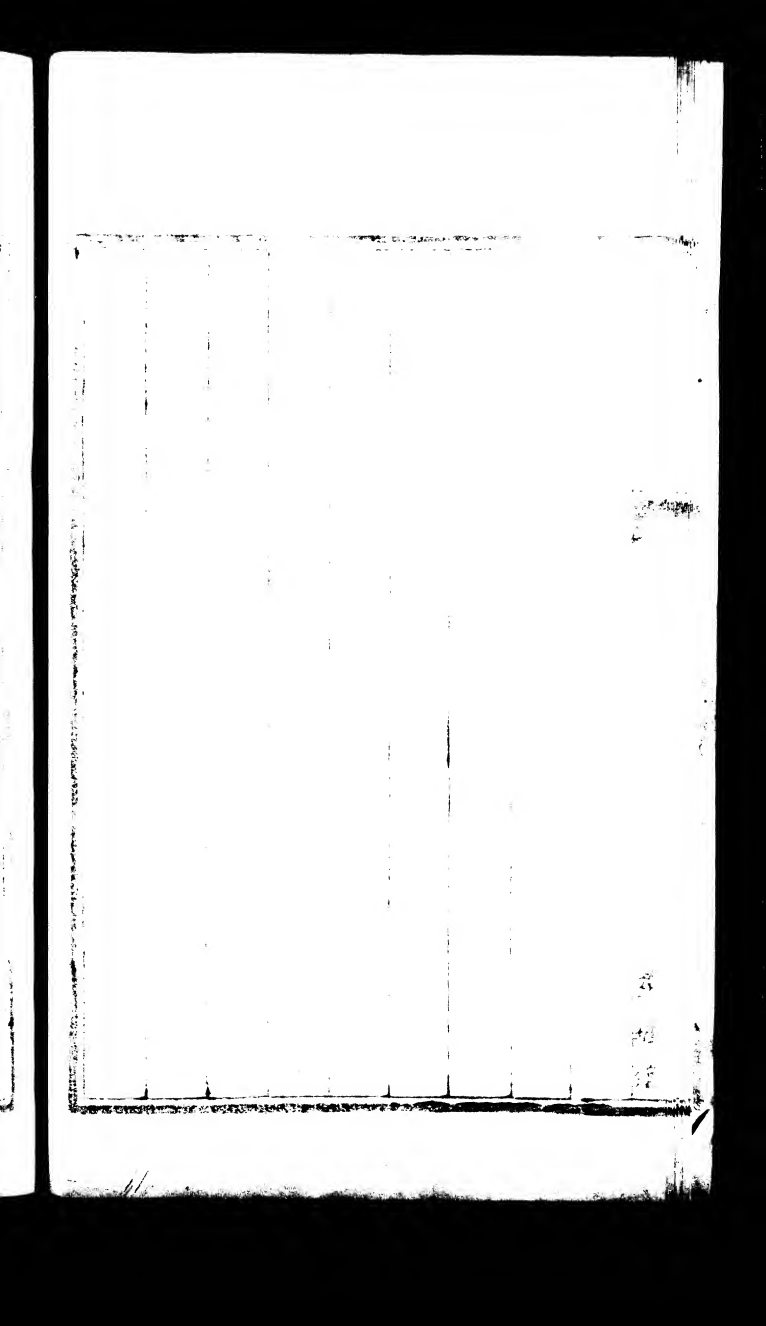
無干省釋等語均應如該督所題辦理再查律載放
火故燒自己房屋者杖一百延燒官民房屋者杖一
百徒三年又例載挾仇放火延燒因而殺人者為首
擬斬立決其未傷人及傷而不死者為首擬斬監候
當被救熄尚未延燒為首枷號兩個月發近邊充軍
如係孤村曠野內並不毗連民居閒房及田場積聚之
物者杖一百徒三年當被救熄尚未延燒者減一等
各等語細譯本條例內孤村曠野並不毗連民居閒

房亦稱分別已未延燒科斷是已未延燒字義係分別已燒未燒並非延及隣家之謂已可概見此案傳潮元因行竊未經得贓被事主戳傷夥賊挾讐放火燒毀事主房屋該督將傳潮沅照挾讐放火延燒例擬斬監候辦理寔屬允協惟查近來各省照例辦理者固多間有將燒及仇家隣居房屋者方照延燒例擬斬僅止燒毀仇家房屋即被救熄者即照尚未延燒例擬軍皆緣誤會例內延字之義以致引斷兩歧自應將例文酌加修改以歸畫一應請嗣後將原例

自應將例文酌加修改以歸畫一應請嗣後將原例
改為挾徒放火已經燒毀房屋因而殺人者為首擬
斬立決其未傷人及傷而不死者為首擬斬監候當
被救熄尚未燒毀為首枷號兩個月發近邊充軍並
將此條例內延字悉行刪除如此酌改明晰庶辦理
不致參差如蒙

俞允

臣部現值開館修例之時應將例文修改以資引用
並先通行各直省督撫一體遵照辦理



四川司奉

戴

大人交核四川省題劉心科戳傷賀二娃身死一案
職等查向來辦理擅殺罪人之案必死者寔係姦盜
罪人或假差訛詐及放火匪犯並兇惡棍徒等項如
有殺傷方以擅殺罪人科斷若死者不過偶然挾詐
並無寔在兇惡寔跡即未便以罪人論此案劉心科
因賀二娃見伊子劉喜娃携錢為雇主還賬即將劉
喜娃拉住聲言劉喜娃欠伊賭錢五百文令劉喜娃
給還劉喜娃分辯劉心科瞥見攏阻賀二娃不依拉

四川司

劉心科

劉喜娃欲走劉心科順拔身帶小刀戳傷賀二娃左
臂膊脊脅移時殞命該省將劉心科依擅殺律擬絞
具題職等查賀二娃向劉喜娃訛索賭欠僅止空言
嚇詐並無寔在兇惡情狀即該省勘語亦稱非兇徒
可比至賀二娃先曾向劉壁佐借錢不遂用竹簽將
劉壁佐戳傷經縣責釋亦係鄉愚常有之事與屢次
生事擾害者不同檢查歷年辦過成案毆斃偶然扶
詐之人俱係照鬥殺共毆各本律例定擬即該省亦
有改擬之案今該省將劉心科依擅殺律擬以絞候

有改擬之業今該省將劉心科依擅殺律擬以絞候

罪名雖無出入引斷究未允協似應就案改擬惟查
此等案件外省照門殺定擬者歷經本部照覆亦間
有照擅殺辦理者各司就案核覆奉

諭

交核率皆查照成案改引律牌題覆惟遂件更正辦
理恐有參差可否傳知各司存記嗣後凡毆死偶然
挾詐之犯不得以擅殺罪人論俱按門殺共毆各本
律例定擬以免辦理兩歧是否仍候

鈞

定後交司遵辦

查律載鬥毆殺人者不問手足他物金刃並絞監候
等語此案劉心科因賀二娃見伊子劉喜娃携錢為
雇主還賬即將劉喜娃拉住聲言劉喜娃欠伊賭錢
五百文令劉喜娃給還劉喜娃分辯劉心科瞥見攔
阻賀二娃不依拉劉喜娃欲走劉心科順拔身帶小
刀戳傷賀二娃左臂膊脊脅移時殞命該督將劉心
科依擅殺罪人律擬絞監候具題 臣等查賀二娃向
劉喜娃訛索賭欠僅止空言嚇詐並無寔在允惡情
狀即該省勘語亦稱非允徒可比至賀二娃先曾向

狀即該省勘語亦稱非充徒可比至賀二娃先曾向
劉壁佐借錢不遂用竹簽將劉壁佐戳傷經縣責釋
亦係鄉愚常有之事與屢次生事擾害者不同檢查
歷年辦過成案毆死偶然挾詐之人俱係照鬥殺共
毆各本律例定擬該督將劉心科依擅殺律擬絞罪
名雖無出入引斷究未允協應即據題更正劉心科
應改依鬥殺毆人者不問手足他物金刃並絞監候
律擬絞監候秋後處決該督疏稱賀二娃云云

之
味
健

江西司

查邱官俚因胞兄邱雲台行竊族祖邱義遠倉米被胞弟邱新開說出竊情邱雲台起意商同該犯將邱新開致死向邱義遠圖詐該犯揪住邱新開兩手邱雲台砍傷邱新開身死將該犯依故殺期親弟絞監候律上為從減等擬流邱雲台在逃未獲將該犯監候待質恭逢嘉慶二十五年八月二十七日

恩詔

據該撫彙冊報部本部查核原案誠恐將來拿獲邱雲台到案質明係該犯起意是該犯係圖詐故殺胞

弟即屬罪干不赦將該犯擬以不准保釋題結在案
茲據該撫咨報該犯原擬流罪已監禁十年限滿咨
請保釋等因查該犯所得故殺胞弟為從流罪不在
不准援免之列既據該撫查明待質十年限滿應令
該撫將該犯提禁取具的保暫行保釋仍嚴飭勒緝
逸犯邱雲台務獲質明究報可也

湖廣司

查律載因人連累致罪正犯收贖者連累人亦准贖
罪法又知情故縱聽從藏匿引送說事過錢之類一
應寔犯皆有心故犯雖會赦並不原宥其因連累致
罪者並從赦宥各等語是說事過錢以及一應有心
故犯與因人連累律內業已判為兩項分別載明引
斷無虞鞫轉此案陽新古等因李錦良調姦曾捨頭
之妻李氏未成曾捨頭欲控李錦良畏罪願出花銀
五十圓央陽新古等向曾捨頭求和免究雖曾捨頭

業已到官自首律得免罪而陽新古等私和姦事說
事過錢係有心故犯與因人連累致罪正犯自首免
罪連累人亦得免罪之案不同該撫以受賄之曾捨
頭自首免罪陽新古等說事過錢係因人連累亦准
免罪殊屬悞會律意應令該撫查明陽新古等代為
賄和花銀折寔賍數若干按律妥擬專咨報部再行
核辦惟該省既將有心故犯之案牽引因人連累之
條恐各省亦有似此悞會者未免辦理歧異相應通
行各省一體遵照辦理餘均如該撫所題先結李士

行各省一體遵照辦理餘均如該撫所題完結李士

隴應令該撫飭緝務獲照例辦理

湖廣司

陽新古

湖廣司

查例載犯該遣軍流徒等罪非尋常經見之事及酌輕酌重之案俱詳叙供招隨結隨題又審擬罪名除奉

特旨

發遣新疆等處外其餘罪名軍流徒杖人犯悉照本律例問擬不得擅擬改發新疆其寔在情重罪浮於法仍按本律例擬罪均於疏內聲明恭候

聖裁

各等語此案已革古文坪營前司分汛把總楊星坤因窩內被竊衣服等獲舊匪張道銀責訊追賍張道

湖廣司

楊星坤

銀畏刑誣認復因追取原贓混扳何憫成之妻李氏
寄賍該革弁飭拏何憫成到汛押追贓物並稱欲解
廳究辦李氏因夫被押無贓可繳並恐拏伊審究畏
累投繯該撫將張道銀比照誣良為竊之案若止空
言捏指並未誣告到官亦無捆縛嚇詐逼認情事死
由自盡者杖一百流三千里例擬杖一百流三千里
尚屬允協應如所咨辦理至該革弁楊星坤據該撫
訊無圖詐拷逼情事其被竊衣物因張道銀本係舊
匪又於先日來至汛地形跡可疑飭兵查傳尚非平

匪又於先日來至汎地形跡可疑飭兵查傳尚非平

空妄拏惟該革弁本無審事之責並不解廳審訊輒
自向查問擅行掌責又將張道銀誣扳寄賍之何惻
成等傳案追賍混行管押致無辜之李氏畏累自縊
寔屬任性妄為該撫擬將該革弁楊星坤於張道銀
滿流罪上量減一等杖一百徒三年聲明該革弁在
苗疆重地倚恃武弁濫刑釀命情節較重請發往新
疆充當苦差以示懲戒等因本部查該革弁楊星坤
違例審訊擅行責打已屬不職又聽信誣扳妄拏無
辜混行押追致釀人命若僅擬城旦殊覺罪浮於法

旨以

該撫將該革弁於杖徒罪上酌發新疆充當苦差寔屬罪所應得惟究係職官又係酌量從重定擬之案自應循例具題聲明請

符定例今該撫祇專咨報部與例未符本部未便據咨率結應令該撫遵照定例專本具題到日再行核覆可也

安徽司

查律載妻因姦謀死親夫者凌遲處死姦夫斬監候
又例載姦夫起意殺死親夫之案除姦婦分別有無
知情同謀照例辦理外姦夫俱擬斬立決各等語此
案趙武氏即陳氏係武杜氏抱養義女許配趙慶玲
為妻武蘭係武杜氏無服族姪道光七年八月間武
蘭與該氏調戲成姦遇便宣淫後非一次八年九月
間趙慶玲迎娶該氏過門成婚該氏厭夫貌陋時相
吵鬧九年二月該氏回至母家經武杜氏留住該氏

安徽司

趙武氏

又與武蘭遇便續姦該氏因髮内生蝨托武蘭代買
得土信一包搭頭藥蝨四月十六日該氏轉回夫家
因髮蝨未淨將餘剩信末帶回仍與趙慶玲不時爭
吵五月初六日趙慶玲令該氏做飯不理辱罵該氏
怨恨起意將趙慶玲致死另嫁意及存有藥蝨餘信
即赴廚房做麵湯一碗將信末攪入湯內給食趙慶
玲食畢毒發解救無效越九日殞命該撫將趙武氏
依妻因姦謀死親夫凌遲處死律擬以凌遲處死聲
明武蘭不知謀情照例止科姦罪依軍民相姦例擬

明武蘭不知謀情照例止科姦罪依軍民相姦例擬

以枷杖等因具題 臣等查趙武氏先在母家與武蘭通姦後經趙慶玲迎娶過門成婚該氏厭夫貌陋時相吵鬧迨回至母家經伊義母武杜氏留住仍與武蘭續姦則其託武蘭買信顯因戀姦情熟商同毒斃本夫所稱搽頭藥蟲明係掩飾避就如謂買信藥蟲有武杜氏供証可憑而武蘭與該氏通姦續舊武杜氏並不知情該氏等豈有將毒斃本夫之密謀直向武杜氏告述之理是武杜氏所供武蘭代該氏買信藥蟲亦係聽聞該氏等支飾之詞不足為武蘭並未

同謀之據且趙武氏先與趙慶玲結稿半載雖時相
吵鬧並無欲殺之心何以托武蘭買得信末轉回夫
家甫及十日即將趙慶玲謀毒致死謂非姦夫姦婦
戀姦同謀寔難憑信案關因姦謀殺親夫罪名生死
出入臣部未便率覆應令該撫遴員提集案犯逐細
研鞫務得確情按例妥擬具題到日臣部再行核覆

湖廣司奉

戴

大人交核湖南省咨鄺茄保窩留李二麻子等盜牛
牽殺並聚賭抽頭一案職等查例載賭博不分兵民
俱枷號兩個月杖一百偶然會聚開場窩賭及存留
之人抽頭無多者各枷號三個月杖一百又民人開
場誘賭經旬累月聚集無賴放頭抽頭者初犯杖一
百徒三年存留賭博之人初犯杖八十徒二年各等
語詳繹例文所謂存留賭博之人係指容留賭博藉
以抽頭之人而言叅觀上條例文存留之人抽頭無

湖廣司

鄺茄保

多一語其義可以互見此案鄭茄保起意開場聚賭抽頭使用與李二麻子等商允邀羅正書李春受陳勝魁黃八仔並在逃之陳洪至店存留每日壓錢賭博旋被訪獲除李二麻仔盜牛宰殺鄭茄保窩留分贓照例分別擬軍查核情罪相符毋庸議外至羅正書等聽糾賭博祇係尋常同賭之犯並非存留賭博之人今該省將羅正書等均依開場賭博經旬累月放頭抽頭者存留賭博之人初犯杖八十徒二年例擬以杖徒是將賭博罪止枷杖之犯科以容留賭博

初犯杖徒之罪殊屬錯悞羅正書等四犯自應照例
更正均照賭博不分兵民俱枷號兩個月杖一百例
應枷號兩個月杖一百以符定例是否俟

鈞
定後交司遵辦

湖廣司

鄭茹保

[illegible]

直隸司

查律載卑幼因事逼迫期親尊長致死絞監候大功以下遞減一等又道光六年本部通行內開嗣後因事用強毆打威逼人致死如原毆既非致命又非重傷者卑幼犯尊長尊屬各於威逼致死本律上加一等各等語此案張保因向小功堂叔張家祥索討認賠侵占地畝錢文與之爭吵揪扭致指甲劃傷張家祥右手背右脚面以致張家祥氣忿自縊身死該督以張保指甲劃傷張家祥手背等處既非致命又非

直隸司

張保

重傷且係劃帶致傷與寔在毆打不同將張保依逼
迫小功尊長致死律擬徒等因查張保與小功叔張
家祥爭扭致指甲劃傷張家祥手背等處即與毆打
無異自應照原毆既非致命又非重傷卑幼犯尊長
於威逼致死本律上加一等擬流該督將該犯仍依
律擬徒寔屬錯悞應即據咨更正張保應改依因事
用強毆打威逼人致死如原毆既非致命又非重傷
者卑幼犯尊屬於威逼致死本律上加一等例於卑
幼威逼期親尊長致死大功以下遞減一等律杖一

百徒三年上加一等杖一百流二千里餘均如該督
所咨完結

直隸司

張保

卷之四
詩經

山西司

查例載蠹役詐贓致斃人命不論贓數多寡擬絞監候等語此案準谷录小拉什等俱充蒙古差役因王三虎子為賊犯色登王介免變寄竊贓分得錢文被事主呈送交準谷录小拉什管押王三虎子之兄王萬林恐弟受罪向準谷录等央懇欲保回王三虎子應許日後酬謝準谷录起意乘機勒索商允小拉什聲稱如欲保回多給現錢王三虎子許給錢四十千文隨後付給準谷录等將王三虎子放回嗣準谷录

邀同小拉什往向王三虎子催討王三虎子央緩準
谷隶不依仍欲將王三虎子鎖回稟究詎王三虎子
無處措錢愁急莫釋投繯殞命準谷隶脫逃小拉什
被獲該撫以王三虎子變寄竊賍係有罪之人與平
人不同且先許酌謝該犯等始乘機勒索亦與恐嚇
索詐有間將準谷隶照蠹役索詐致斃人命絞候例
上量減擬流緝獲另結小拉什依為從擬徒先決從
罪等因查向來辦理蠹役詐賍致斃人命之案不論
被詐之人是否平人俱應依例擬絞今王三虎子雖

係受寄竊賍有罪之人該犯準谷录等充膺蒙古差役當事主呈送自應依法管押乃因許謝求保輒乘機勒索致王三虎子愁急自盡寔屬特役詐逼未便曲為寬解且準谷录在逃未獲小拉什供係準谷录為首亦難保無狡供避就情事該撫將小拉什先決從罪量減擬徒殊屬輕縱罪閔出入本部未便率覆應令該撫一面另委賢員研訊確情一面嚴緝準谷录務獲按律妥擬分別咨題到日再議

卷之三
碑記

安徽司奉

陳

大人交核安徽司審辦提督咨送卹保免服毒身死
屍母卹張氏私埋匿報並曹三等得贓一案職等查
例載詐充各衙門差役未擅有簽票止係口稱奉差
嚇唬者杖罪以下枷號一個月發落等語此案曹三
充當北城副指揮衙門總甲王二亦在該衙門充當
捕役先後革退乃因卹保兒病發服毒身死屍母卹
張氏找向曹三等告知前情求免報官相驗曹三等
因其不知伊等革役情由起意乘機詐錢聲稱給錢

安徽司

曹三等

方可免報即得受京錢十一千文分用是曹三等於革役後猶復冒充差役詐索錢文寔屬假差嚇詐如謂曹三等並無嚇逼情事不知屍親之意原恐報官受累曹三等聲稱給錢方可免報正是恐嚇情形與詐充差役未捏簽票止係口稱奉差嚇唬之例相符該司將曹三等依法擬杖殊未允協應請交司更正另行具稿呈

堂
是否仍候

鈞
定後交司遵辦

山西司

查此業高建順開靴舖生理雇杜萬倉在舖做飯並無主僕名分素日和好彼此玩笑杜萬倉與舖夥魚得水同屋睡宿高建順至杜萬倉屋內閑坐見杜萬倉業已睡歇魚得水尚未就寢高建順聲言時候尚早令杜萬倉起談即揭開杜萬倉蓋被用手戲拍其腿並以好白腿臀之言相謔杜萬倉生氣坐起聲稱高建順不應如此戲謔給伊無顏嚷罵經魚得水解勸并令高建順服禮寢息嗣魚得水將高建順與杜

山西司

高建順

萬倉戲謔之事向呂泳真告述隨口耻笑杜萬倉聽
聞追悔翻鬧聲稱高建順將其欺辱致被人耻笑氣
忿乘空自刎身死該撫將高建順照調姦婦女未成
和息後因人耻笑本婦追悔自盡滿流例上量減一
等杖一百徒三年呂泳真魚得水均照不應重律擬
杖八十等因咨部查男子與男子羣居共處無嫌可
避故互相戲謔亦事所恒有非若婦女之禮應遠嫌
與男子不親授受者可比故婦女被男子穢語褻狎
致令自盡例有治罪明文而男子除拒姦之外並無

致令自盡例有治罪明文而男子除拒姦之外並無

穢語褻狎致令自盡之條今杜萬倉在高建順靴鋪
傭工既與高建順素日玩笑高建順戲拍其腿用言
相謔不過語言輕簿且其時尚有魚得水在旁目覩
可見高建順並無圖姦之心迨後杜萬倉因魚得水
向人談及耻笑追悔自盡尤非高建順意料所及即
謂高建順戲語釀命科以不應重杖酌加枷號已足
蔽辜該撫將高建順比照調姦婦女和息後被人耻
笑致令自盡例量減滿徒殊未允協高建順應改依
不應重律杖八十酌加枷號一個月滿日折責發落

餘均應如所咨完結

生
母
館

浙江司

查例載刁徒無端肇衅平空訛詐欺壓鄉愚致被詐
之人因而自盡者擬絞監候等語此案沈八因聽從
徐乾秀捉姦將徐五觀勒死慮及敗露起意將屍移
至鄰大廬地內裝作自縊向徐五觀雇主郭珍祥嚇
詐錢文買棺盛殮了事徐乾秀等應允沈八等即向
郭珍祥之母郭計氏吵鬧要其還人如已身死欲其
領認屍身嚇稱若不及早做主郭珍祥必須受累經
人勸散郭珍祥回家郭計氏告知情由郭珍祥以徐

五觀因何身死並不知情沈八等反欲還人心懷愁
急時地主鄒大勲業已查見屍身投保起驗郭珍祥
聞知即向謝萬祥聲言沈八等嚇詐不遂必然拖累
平空遭禍不如拚命旋即乘間投繯身死該撫以沈
八聽從徐五觀之兄徐乾秀同往捉姦將徐五觀勒
死例止擬杖惟起意移屍向郭珍祥之母郭計氏嚇
詐致郭珍祥畏累自盡將沈八照刁徒無端肇衅平
空訛詐致被詐之人自盡絞候例上量減擬流等因
查徐五觀身犯邪淫與徐五觀之雇主郭珍祥毫無

干涉沈八聽從捉姦將徐五觀勒死輒起意向郭珍
祥嚇詐寔屬無端肇衅且郭珍祥聞知伊母郭計氏
轉述該犯等恐嚇之詞已生愁急追聞地主報驗即
行自盡其將死時猶以沈八等嚇詐不遂必然拖累
之言向人告述是郭珍祥之死寔由沈八等平空誣
詐所致如謂該犯等與郭珍祥並未見面而向郭珍
祥之母吵鬧嚇逼致郭珍祥情急自盡與面向郭珍
祥詐逼何異如謂該犯等係為買棺起見而詐錢買
棺與詐錢花用又有何異該撫將沈八量減擬流寔

屬輕縱况沈八等一將徐五觀勒死即移屍嚇詐更
難保無藉詞捉姦謀命圖賴重情案閩生死出入本
部未便率覆應令該撫另委賢員研訊確情按例妥
擬到日再議

山西司

御史宋劬殷奏為官民藉端訛索風不可長請

勅嚴

定章程以遏狡詐以清獄訟事竊惟聽訟以得情為
允故凡有患害切身不容自己者原許縷情申訴平
其曲直而後安至若以毫不干已之事而挺身訐告
或陸續牽扳皆為無情之詞其主意不過詐財洩怨
兩端大約訟師唆誘伎倆亦維以攻人陰私捏人款
跡為秘謀獄訟之煩未始不由於此臣近於邸抄內
每見外省則係佐雜等官緣事被劾遂列砌多款稟

山西司

官民訛索條奏

計上司及經訊明則多係已往之事牽涉附合以圖
挾制又各處京控案件其由索詐起衅以致釀生事
端赴愬無已者往往有之京城理刑各衙門所訊詐
騙涉訟之案近時尤迭起循生愈出愈巧靡有止息
此外撲誠畏法之人被姦徒藉端索擾慮為拖累私
求寢息者想亦不少查刑律所載凡越訴誣告教唆
及投匿名文書等款治罪輕重均各有明文惟官民
人等以不干已事藉端訛詐訴告無休其應作何治
罪並未明設專條雖他律亦間有旁及之處而義多

缺畧罔設創懲竊思民慢則政難再寬法立而人知
所畏況以刁健成風如屬員之訐告上司家人吏役
之要挾本主訟師惡棍之索詐平民以及官員互相
索詐其事必不切已要皆始於奸貪而終於拖陷此
等風氣寔不可長相應請

旨勅

下刑部查明舊律會通酌議詳加比較所有官民人
等訐告之案內如事干已顯係詐騙者及妄控干已
仍係訛詐不遂者其中審係控款虛誣詐贓已未入
手或所控有得寔者為首為從以及主使教誘之犯

聖鑒
裁定載入例冊通行內外衙門一體遵照庶貪夫無
所逞其技訟棍不得售其奸獄訟清平風俗允歸淳
厚矣臣愚昧之見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
聖鑒謹

奏道光十年二月二十四日奉

上諭御史宋劬穀奏官民藉端訛索請勅嚴定章程一摺
著交刑部議奏欽此

山西司謹

奏為遵

旨議奏事內閣抄出山西道監察御史宋劬穀奏官民以
不干已事藉端訛索請嚴定章程一摺道光十年二
月二十四日奉

上諭

御史宋劬穀奏官民藉端訛索請勅嚴定章程一摺
著交刑部議奏欽此臣等查該御史原摺內稱近於邸
抄內每見外省佐雜等官緣事被劾遂列砌多款稟
訐上司及經訊明則多係已往之事牽涉附合以圖

山西司

實說索條奏

挾制又各處京控案件其由索詐起衅以致釀生事
端赴愬無已者往往有之京城理刑各衙門所訊詐
騙涉訟之案近時尤迭起循生愈出愈巧此外撲誠
畏法之人被奸徒藉端索擾慮為拖累私求寢息者
想亦不少查刑律所載凡越訴誣告教唆及投匿名
文書等款治罪輕重均各有明文惟官民人等以不
干已事藉端訛詐訐告無休其應作何治罪並未明
設專條雖他律亦間有旁及之處而義多缺畧因設
創懲相應請

旨勅

下刑部查明舊律會通酌議詳加比較所有官民人等訐告之案內如事不干已顯係詐騙者及妄捏干已仍係訛詐不遂者其中審係控欺虛誣詐贓已未入手或所控有得寔者為首為從以及主使教誘之犯應如何究辦分別科斷詳晰核議嚴立規條奏請裁定載入例冊通行遵照等因臣等查例載在外刁徒口稱奏訴直入衙門挾制官吏者所在官司就拏送問若係干已事情及有冤枉者照例審斷仍治以不應重罪其不係干已事情別無冤枉並究追主使

山西司

宸訛索條奏

一體問發近邊充軍又被劾人員懷挾私忿擬拾別
項贓私不干已事奏告以圖報復者不問寔虛立案
不行又寔係切已之事方許陳告若懷挾私讐改捏
姓名砌款粘單牽連羅織希圖准行妄控者除所告
不准外照律治以誣告之罪又無藉棍徒私自串結
將不干已事捏寫本詞聲言奏告詐贓滿數者不分
首從俱發近邊充軍若妄指

宮

禁親藩誣告平人者枷號三個月照前發遣各等語
是事不干已妄行訐控係被劾人員則有立案不行

之例係刁徒棍徒則有問發充軍之條至改捏姓名
砌款妄控則所告不准仍治以誣告之罪近來內外
問刑衙門因所控或涉賄私或閨嬖竇且無改捏姓
名各情率多准予審辦每致牽連羅織被控之人為
所挾制恐受拖累因而甘心隱忍出賄求息者尤復
不少該御史奏請嚴立科條以遏狡詐係為因時懲
創起見自應如所奏辦理恭查上年軍機大臣宗人
府會同臣部遵

旨酌

議宗室覺羅藉端訛詐定立科條一摺正月二十三

山西司

官民訛索條奏

日奉

聖
諭

上諭嗣後宗室覺羅人等告訐之案察其事不干已顯係
詐騙不遂者該管衙門立案不行仍將該原告咨送宗
人府照違制律杖一百寔行重責四十板如敢妄捏干
已情由聳准及至提集人証質審仍係訛詐不遂串結
捏控者究追主使教誘之犯係控欺虛誣除坐誣罪應
斬絞者仍照向例請旨辦理外其餘誣控之案無論詐
贓多寡已未入手但經商謀捏控不分首從俱寔發吉
林安置到配仍重責四十板以示懲儆其至使教誘以

及添威助勢之犯無分軍民人等不分首從均照例發
近違充軍仍先加枷號三個月滿日再行發遣係旗人
照例銷除旗檔一律辦理即使所控得寔但因串詐不
遂捏情圖准者亦即照此例定擬等因欽此欽遵在案
臣等查宗室覺羅以不干已事告訐訛詐及妄捏干
已情由聳准既有分別立案不行及從嚴治罪明文
則官民人等訐告妄控事同一律自應仿照辦理以
昭公允而遏刁風臣等公同悉心查核應請嗣後官
民人等告訐之案察其事不甘已顯係詐騙不遂或

因懷挾私仇以圖報復者內外問刑衙門不問虛寔立案不行及呈內臚列多款或涉訟後復告舉他事但擇其切已者准為審理其不係干已事情亦俱立案不行仍各將該原告照違

制

律杖一百再加枷號一個月係官革職已革者與民人一例辦理如敢妄捏干已情事輦准及至提集人証審辦仍係不干已事者除誣告反坐罪重者仍從重定擬外其餘無論所告虛寔詐誑多寡已未入手俱不分首從問發近邊充軍仍先在犯事地方枷號

三個月示衆滿日再行發配係旗人照例銷除旗檔
一例問發如此嚴定科條庶奸徒知所儆懼而獄訟
日就肅清矣倘蒙

俞允

臣部現值開館之時即纂入例冊永遠遵行並先通
行在京都察院步軍統領順天府尹暨直省各督撫
將軍一體遵照辦理所有臣等酌議緣由謹恭摺具
奏請

旨

全
明
記

江西司奉

戴

大人交核江西省題秋審絞犯呂力保中途脫逃經
犯毋首明拏獲一案職等查本部向來辦理由題改
咨之案或外省題叅疎脫盜犯正兇文武職名或外
省題報年例彙題等項均因本部無可核議之處及
奉

旨係

該部知道者始行遽題改咨其餘外省題報死罪人
犯或因具題到部後該省續報正犯病故如核其案
內餘犯罪止徒杖以下者亦即改咨倘餘犯中尚有

江西司

呂力保

軍流以上罪名仍專本具題不得率行改咨歷久遵
循辦理此案呂力保因擅殺圖姦罪人擬絞已入上
年秋審可矜題准減流該犯因解審發回脫逃經犯
母首明拏獲該撫因未奉到減流部覆聲明仍照原
擬聽候部覆等因具題奉

旨三

法司核議具奏欽此自應遵

旨題

覆且查正犯病故案內餘犯罪有軍流向均專本具
題比類叅觀似以會核題覆為妥是否仍候

鈞

定後交司遵辦 批交司照辦題稿

四川司

查例載本夫本婦之父母如有捉姦止殺姦婦者不
必科以罪名又本夫聞姦數日將姦婦殺死姦夫到
官供認不諱確有實據者將本夫照已就拘執而擅
殺律擬徒又期親以下有服尊長殺死罪不至死之
卑幼果係積慣匪徒怙惡不悛尊長因玷辱祖宗起
見忿激致斃者無論謀故為首之尊長悉按服制於
毆殺卑幼各本律上減一等聽從下手之犯無論尊
長凡人依餘人律杖一百又名例律載斷罪無正條

援引他律比附定擬各等語此案楊勝宇因娶陳氏
為妻過門未經五月陳氏產生一女即行搭死楊勝
宇查問陳氏與何人通姦懷孕陳氏不說楊勝宇即
欲趕逐伊父楊昌謨以家貧無力再娶囑令楊勝宇
管教不必休棄後再犯姦立即處死楊勝宇當將陳
氏毆責而息嗣陳氏私逃兩日始行走回楊昌謨與
楊勝宇問其在何處歇宿與何人通姦陳氏聲稱楊
昌謨家道貧若不愿跟隨欲楊昌謨父子將伊另嫁
楊勝宇罵其無耻欲毆陳氏掌批楊勝宇腮朕楊昌

謨氣忿將陳氏按地騎壓令楊勝宇取繩勒死楊勝
宇不肯楊昌謨斥說不從定將楊勝宇一併呈首楊
勝宇畏惧取繩遞交楊昌謨楊昌謨逼令楊勝宇掇
按陳氏手口自用棕繩套其項頸拉勒殞命將屍拴
縛樹上假裝自縊旋經被人看破報驗楊昌謨悔恨
亦投緣殞命該督將楊昌謨依故殺子孫之婦律擬
杖一百流二千里聲明業已自縊應毋庸議楊勝宇
於故殺妻絞罪上量減二等擬以滿徒等因查楊昌
謨因子媳陳氏姦生私孩復逃出在外因盤問姦夫

姓名不吐陳氏反嫌伊家貧欲行另嫁該犯氣忿逼令伊子楊勝宇幫同將其勒斃雖非姦所獲姦姦夫並無姓名惟陳氏姦生私孩私自逃走即屬姦情確鑿有據且例內尊長因卑幼為匪玷辱祖宗起見將卑幼殺死尚應於殺卑幼罪上減等犯姦較為匪之玷辱祖宗為尤甚而子媳較卑幼名分為更親自應照夫之父母捉姦殺死姦婦例不必科罪楊勝宇因妻犯姦又復私逃若該犯起意致死亦不過照聞姦殺妻之例擬徒況該犯係逼於父命幫同勒死淫奔

無耻之妻較尊長殺死玷辱祖宗卑幼案内聽從下手之尊長凡人情更可原該督將楊昌謨依尋常故殺子媳律擬流楊勝宇量減擬徒未免情輕法重楊昌謨應比照本夫父母捉姦止殺姦婦不必科以罪名例予以勿論業已自縊應毋庸議楊勝宇應比照尊長因玷辱祖宗起見殺死為匪卑幼案内聽從下手之犯無論尊長凡人依餘人律杖一百例杖一百折責發落餘如所咨完結至議處文職云云

交司照辦

四川司

楊勝宇

批

生
峰
館

山東司

查律載強奪良家妻女姦占者絞監候又例載強奪良家妻女尚未姦污者照已被姦占律減一等定擬又聚衆搶奪婦女未將婦女搶獲者擬絞監候又因竊強姦人婦女未成者絞監候又名例律載二罪俱發以重論各等語此案宋三因糾夥行竊見事主之孫媳李陳氏獨處起意商允張四搶奪因李陳氏喊叫宋三等未經搶獲而逸旋被拏獲宋三先後迭竊八次罪應擬軍該撫以姦搶情罪相等九人強姦未

成罪應滿流因竊強姦未成罪應絞候是同一強姦
未成罪有生死之別嚴竊匪而懲淫兇立法具有深
意又凡人搶奪良家妻女中途奪回尚未姦污論罪
亦應滿流核與強姦未成罪名相等因竊強奪未成
亦未姦污似與因竊強姦未成情節相類第凡人夥
衆強搶良婦未成罪應絞候本案宋三等首夥兇止
兩人與夥衆逞強者不同若將該犯宋三比照因竊
強姦未成問擬絞候設使夥衆強搶未成似只能照
例擬絞不能因竊於絞罪上再行加重引類叅觀殊

何提絞不能因竊於絞罪上再行加重引類參舊疏

滋疑竇例無治罪明文援引恐致出入應否另立專
條抑將宋三一犯比例問擬絞候張四減等擬流或
將宋三從重照積匪擬軍張四照本例減等擬徒之
處未敢懸定咨請部示等因查因竊而強姦未成擬
絞監候之例係專指姦盜相仍者而言若因竊而搶
因搶奪財物而搶及妻女自有二罪俱發各從重論
之條斷不能以因竊而搶及婦女之案與因竊而搶
姦未成之例強為比附致有出入至二罪俱發從重
科斷律內已有明文亦無須另立專條致滋膠轕應

令該撫將宋三一案作速嚴飭審擬報部到日再議

詳
明
館

山東司

查例載聞毆而誤殺其人之子依聞殺本律科罪又律載尊長毆總麻卑幼至死者絞監候又例載誤殺秋審緩決一次例准減等之案如有父母老疾應侍該督撫查取各結聲明具題法司隨案核覆聲請留養其誤殺緩決一次例不准減等者該督撫於定案時止將應侍緣由聲明俟秋審時取結報部又誤殺問擬絞候應入緩決之案秋審一次後刑部查核奏明減為杖一百流三千里其誤殺案內所殺係其人之

子者俟查辦緩決時再行照例辦理不在此例各等語此案徐登高因向小功弟妻徐耿氏口角爭毆用手將徐耿氏推跌倒地致徐耿氏懷抱幼子徐遠來子一同帶跌磕墊徐遠來子內損身死實屬因聞誤殺查徐遠子係該犯總麻服姪自應按律問擬應如該撫所題徐登高除用鞋底毆傷徐耿氏平復輕罪不議外合依聞毆誤殺其人之子依聞殺本律科罪尊長毆總麻卑幼至死者絞監候律擬絞監候秋後處決該撫疏稱該犯起衅不曲被撲向推誤跌致傷

處決該撫疏稱該犯起訴不曲被撲向推設致傷

總麻服姪內損身死係屬情輕秋審緩決一次例得減流據供嗣父年逾七旬別無可以另繼被殺之徐遠來子並非獨子業據訛取地鄰人等切實供結核與隨案聲請留養之例相符應照例隨疏聲明聽候核議等語查徐登高因聞毆而誤殺其人之子係秋審緩決一次後例不准其減等之犯與因聞而誤殺旁人不同未便准其隨本聲請留養其親老丁單之處應令該撫俟秋審時取結報部再行核辦再該撫疏稱徐耿氏云

山東司

徐登高

足
張
拾

四川司

查律載同姓為婚者主婚與男女各杖六十離異又
例載男女親屬有律應離異之人於名分不甚有礙
者聽各衙門臨時斟酌其姑舅兩姨姊妹為婚者聽
從民便各等語誠以律設大法禮順人情同姓為婚
雖律有明禁而同姓不宗與同姓服盡親屬則迥不
相侔故向來辦理案件遇有娶同姓不宗之女者因
於名分不甚有礙率皆衡情弗論所有該督聲明將
劉子盈等杖責寬免之處應毋庸議餘均如所題完

結逸犯鄧有金應令該督飭緝務獲照例辦理云

案詳

福建司奉

陳

大人交核福建司審辦提督咨送幅寬因瘋砍傷佐
領桂齡一案職等查例載瘋病之人報官鎖錮監禁
如果監禁之後瘋病不舉發俟數年後診驗情形再
行酌量詳請開釋又充器傷人若果有瘋疾依過失
傷人律收贖將贖銀給付被傷之人各等語此案幅
寬因瘋刀傷佐領桂齡到案醫痊覆審供吐明晰該
司將幅寬依刃傷非本管五品以上職官律擬徒照
充器傷人果有瘋疾例收贖引斷尚屬允協惟幅寬

福建司

幅寬

係瘋病傷人覆審時雖供吐明晰病已痊愈難保不復發滋事且例內患瘋之人尚未滋事猶應報官鎖錮則因瘋傷人擬徒之犯自亦應酌量監禁未便即准其收贖釋放幅寬一犯似應照律擬罪收贖仍酌量監禁數年驗明病不舉發再行釋放是否仍候

鈞

定後交司遵辦

批
交司照辦

廣西司奉

戴

大人交核廣西司審辦提督咨送李幅旺與伊姊夫
前妻之女二姐通姦一案職等查例載於在堂繼母
之父母有犯即照卑幼本宗小功尊屬律定擬至繼
母甥舅等有犯俱照外姻尊卑長幼本律治罪又服
圖律載為在堂繼母之父母與親母之父母服同外
祖父母報斬亦同其母之兄弟姊妹服制及報服亦
與親母同各等語誠以繼母為父之妻即為子之母
故例內繼母在堂則為其黨服尊其母以及其黨也

廣西司

李幅旺

然繼母究與親母不同故親母無論在堂與否俱為
其黨服繼母則只從母而服其黨禮云從服者所從
亡則已故繼母之黨服與不服總以繼母之在與不
在為斷此案李幅旺與伊姐夫花尚阿前妻所遺之
女二姐通姦二案繼母李氏尚存則李幅旺即係二
姐之小功母舅自應照姦外姒總麻以上親之例問
擬該司以二姐係花尚阿前妻梅氏所自出與李幅
旺並無服制照凡姦科罪似與律意未符應請交司
更正是否仍候

鈞定

批

交司照辦

廣西司

李幅旺

三
坪
三
卷

山東司

查律載弟毆胞兄死者斬又例載毆死本宗期功尊
長罪干斬決之案若係情輕該督撫按律定擬將並
非有心干犯情節叙明法司核覆亦照本條擬罪核
其所犯情節實可矜憫者夾簽叅明恭候

欽定

若與尊長互聞係有心干犯毆打致斃者亦將有心
干犯之處叙明按律擬以斬決各等語此案張士森
因胞兄張士立不許伊在公共場內攤晒稗梁伊母
張李氏向其斥罵張士立聲稱偏護不服頂撞並按

山東司

張士森

刀欲向張李氏行兇張李氏氣忿喝令張士森毆打
張士森向毆被張士立砍傷右胳膊劃傷手指張士
森奪住刀柄爭奪致劃傷張士立右手腕右手小指
張士森奪刀過手砍傷張士立左手背左手腕張士
立撞頭張士森又砍傷其額顱並刀尖挫傷其鼻梁
張士立拉住奪刀並在伊肩甲狠咬張士森用刀亂
砍致傷張士立偏左張士立鬆手張士森逃跑張士
立追趕張士森又扎傷其胸膛倒地殞命該撫將張
士森依毆死胞兄律擬斬立決教明聽從下手夾簽

聲請等因具題臣等詳核案情已死張士立不許該犯在場攤晒稗梁事甚細微即被伊母張李氏斥罵亦事所恒有何至拔刀欲向伊母行兇是其起衅情由已恐不確且該犯奪刀過手之後伊母並未再向喝毆乃該犯輒即肆行砍扎傷多且重顯係互鬥逞兇並非聽從下手該撫並未詳訊明確輒據該犯避就之詞夾簽叢請臣部未便率覆應令該撫另委賢員研訊確情按律妥擬具題到日再議

